

Writing the Realistic From the Special Angle of View

Observing on Bulgakov's Master and Margaret

Xiaoxia Shi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32547106@qq.com

Abstract: Master and Margaret is one of Bulgakov's classic works that handed down to posterity. It is an unwanted, fascinating and fantastic novel in the period of Soviets. There are skillful conceiving, odd scenarios, profound philosophy and perfect form in the works. The cruel reality is revealed and the hankering for the goodness is expressed by means of magic and fantastic. The technique of fantastic, satirizing and humor are employed extremely. There are 3 handholds in the book: Satan and his servant, the love between master and Margaret and the death of Jesus that sentenced by the governor of Rome. The 3 lines intervening and set off one another and constitute a perfect whole. History, legend, fantasy and reality are assembled subtly in the works. The real-life of the day is reflected from unique angle of view including reality, imagination and fantasy.

Keywords: Bulgakov; Master and Margaret; the special angle of view; reality; imagination

从独特视角书写现实

谈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

石晓霞

天津工业大学宣传部, 天津, 中国, 300160

Email: 32547106@qq.com

摘要: 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他的传世之作，是一部精彩、气势磅礴的苏联时期少有的魔幻怪诞小说。它有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形式，它以魔幻、怪诞的手法从更高层次上揭示出严酷的现实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并将荒诞和讽刺幽默艺术推向极致。全书共分为三个层次，魔王撒旦主仆一行为一线，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为一线，罗马总督彼拉多处死耶稣为一线。三线交错渗透，相掩相衬，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巧妙地把历史传奇，怪诞幻想同现实生活揉合在一起，同时这部多层次、多侧面的巨作以其独特的视角，即从事实、想象、荒诞的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关键词: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独特角度；事实；想象

1 引言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是一部精彩、气势磅礴的苏联时期少有的魔幻怪诞小说。它有巧妙的构思、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和完美的形式，它以魔幻、怪诞的手法从更高层次上揭示出严酷的现实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并将荒诞和讽刺幽默的艺术推向极致，在西方和俄罗斯被誉为“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2 作者的境遇成就本书真正意义上的现实

在这部书中，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了作品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布尔加科夫本人情况的了解对理解整部作品就显得极为重要。

米·布尔加科夫 (Bulgakov, Mikhail Afanasievich, 1891~1940)，是基辅神学教授之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喜爱文学、音乐、戏剧。他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曾在农村当过医生。一九一九年成为职业作家，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

他的文学道路特别坎坷不平。他于一九二五年写的小说《恶魔》和《致命的鸡蛋》都是非常怪诞的作品。曾经有一段时间，评论家们称布尔加科夫为现实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于一九二五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白卫军》并于翌年改编为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他的

题材是背叛政府的，政治上也是危险的。此剧公演后他被斯大林认为是“异己分子”，因此他的一系列剧本遭到禁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苏联政治思想领域充满激烈斗争的时期，文艺界的情况尤为复杂。布尔加科夫成了顽固派手下的替罪羊，弄得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他生活困难，朋友疏远，走投无路。他的作品不准发表，被认为是不适于“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学”；布尔加科夫说，它们只能用来填塞他的写字台抽屉。他那个半幻想、半象征主义的《狗心》剧本就是这些不能发表的作品的典型。

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他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坦率而诚挚的信。他声明他的立场和态度被评论界歪曲了，请求当局只根据作品对他进行评价，不要夹杂其他的因素。同时，请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给他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正当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家庭处于绝望的困境中时，得到了斯大林的帮助，斯大林要他担任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顾问，这就把布尔加科夫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但他坚持贯彻自己的创作意图，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拒绝修改作品，因此他的很多作品未能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信念。

在他临终前十天，法捷耶夫终于承认布尔加科夫“是一个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背起沉重政治谎言包袱的人。他走过的是一条真挚的人生之路”。布尔加科夫认为：“作家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的更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另人厌恶的勾当了。”布尔加科夫的才华和他的这种勇敢是分不开的，他把自身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布尔加科夫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即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完成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他在这部伟大作品中不是要讲述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他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

3 三线合一，多层次、多侧面反映当时现实

无论从艺术结构上看，还是从思想内涵上看，《大师和玛格丽特》都是一部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作品，

它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把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布尔加科夫在这部小说中巧妙地把历史传奇（古代犹太国的故事）、怪诞幻想（魔王沃兰德和他的随从的活动）同现实生活（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社会）揉和在一起。全书共分为三个层次，魔王撒旦主仆一行为一线，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为一线，罗马总督彼拉多处死耶稣为一线。三线交错渗透，相掩相衬，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魔王撒旦的形象贯穿全书。他为考察莫斯科的人心，悄悄介入人们的生活。他只限于考验和观察。在他和他的随从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庄严与诙谐。有人说柏辽兹是“魔王恶作剧的无辜牺牲品”。在作者这里，既没有恶作剧，也谈不到无辜。其实柏辽兹的死亡只是他所预见到的。在他的考验面前，自称无神论者的柏辽兹和伊万却暴露出他们信念的脆弱性。至于“卢布雨”和“法国时装”，分明是“戏法”，但人们却就是宁愿信其真，不愿信其假。物欲迷住了人们的良知，才招来了侮辱。表面看来，这是撒旦在随意捉弄莫斯科居民，实则是他揭去了表面的“现实”，将真正的现实摆在读者面前。

作者始终保持一种悬念和速度，最有趣的是写“马苏里特”的几章，使人一下子就认出这是对苏联作家协会的讽刺模仿，作者以略加掩饰的手法塑造出一些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形象来，并讥讽地描写他们举行的工作会议和在一个特权阶层使用的餐馆中醉酒狂欢的情景。《大师和玛格丽特》大体上展示了一幅三十年代俄国的讽刺图，揭露了在官方帷幕后面那种令人不快的现实。

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描绘是和超自然的事件以及象征性的形象混为一体的。

魔王和他的随从们对莫斯科的普通居民，对一个杂耍场里熙熙攘攘的观众以及对狂妄自大的官僚和秉赋不足的作家做出了各种疯狂猥亵的恶作剧和戏谑。这是对当时社会作风的无情揭露。

这就是布尔加科夫对“现实”的理解，表象并不等同于现实，并非为生活忙来奔去的人们认为荒诞不经的事物就不是现实。《百年孤独》中那场旷日持久的大雨，《变形记》中那只人变的大甲虫，博尔赫斯那本无穷无尽的《沙之书》，都是一种现实，就如同直线也是一种曲线一样。

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下去。整个莫斯科在魔鬼的游戏中震动摇晃，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而且不由

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作者对第一层次的叙述戛然而止，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第二层次缓缓展开，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全书的主角款款登场。

两个层次的转换如此突然迅速，仿佛从疾风劲雨的莽原一步跨到皱如裙幅的春湖岸边。作者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用墨洗练，使读者一目了然。

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景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唯一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

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

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幻世界的一个代表，玛格丽特则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即使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

大师这一角色在书中是很模糊的，是个始终不知姓名的人，出场戏也不多。它实际上是布尔加科夫在书中的一个影子。布尔加科夫通过大师活在另一个世界，他感受，他说话，他写作，他遇到了玛格丽特并与她相爱。玛格丽特崇拜他的才华，称他为大师，他也就以大师自称。由于他以耶稣故事为题材写的小说刚发表一部分便遭到围攻，他惶恐万分，最后抛弃一切，逃进疯人院。

相对大师形象的因模糊而略显苍白，玛格丽特则显得光彩照人，完美的像天使。她那炽烈的爱、善良的心、

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地追求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玛格丽特身上几乎集中了女性的所有美德，让人感觉她脑后似乎有个七彩光环，美丽、善良、勇敢、坚贞、聪明，只是有那么一点忧郁，却恰到好处。玛格丽特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在阿尔巴特街的胡同里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认定他就是自己梦魂萦绕的情人。后来大师进了疯人院，她为了呵护刚刚获得便失去的梦幻般的爱情，为了找到大师，为了对情的执着，她甘愿作一切努力。她接受了撒旦的条件，变成女妖，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她甚至赤身露体隐身飞行在莫斯科上空，四处寻找诬陷大师的编辑和评论家。

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所有的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

玛格丽特和大师缠绵悱恻、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是小说中的精彩篇章，是一段华彩乐章。但是最终大师没有赢得光明，只能从沃兰德那里得到永安。他们的爱情感动了铁石心肠的撒旦，魔王成全了他们，让他们离开纷繁喧嚣的尘世，结庐世外桃园，终成百年好合。但这也正是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莫大悲哀，他们最终未被这个社会所接纳，未成为它的普通一员，这也是现实的悲哀与残酷。

布尔加科夫正是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虚构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虚构了自己的情人和爱情；也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即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最终得不到社会承认，表达了布尔加科夫内心的苦闷与痛苦。

由大师创作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一日的故事，被布尔加科夫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巧妙地揉进全篇中，别开生面，奇瑰雄浑。《圣经》上耶稣受难的一大悲剧，被作者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彼拉多明知耶稣不是煽动闹事的暴徒，却屈服于犹太大司祭该法的决定，宣判耶稣死刑，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惊恐之余，他召见利未·马太，要阅读他在羊皮纸上记录下的耶稣的言行。其中耶稣的一句话令他失魂落魄：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点。于是，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是在每个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的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

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

当死刑已经执行，怯懦已造成千古恨时，他后悔了。他千方百计想减轻良心上的重负，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撒旦把决定彼拉多命运的权利交给大师，大师仰天长啸：“你解脱了！”天空中立时出现了一条光彩熠熠的月光之路，沉睡了两千年的彼拉多从混沌中忽然醒悟，攀上这条月光之路急急追随被他处死但获得永生的耶稣而去。甚至他同耶舒阿一起走在月光路上，他还在恳求这个流浪哲人证明“死刑没有执行”，他需要得到宽恕和永安。在这里，作者不允许彼拉多像《圣经》故事中那样在众人面前洗手了事，而是让良心惩罚他两千年，让他经历这份心灵上的煎熬，这样严厉的惩罚具有深刻的涵义。

在这个历史传说中，布尔加科夫以怪诞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现实。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和今天的政治家具有相近的性格，他深知政治游戏的残酷性，为了保全自身，只能牺牲自己的良知。这正是对当时的官场黑暗和政治家明哲保身的折射。

4 遵从现实主义原则，以幽默、悖谬、讽刺手段揭示世界的荒诞与怪异

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地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决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

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关系。透过这部小说离奇的情节和揶揄的语言，我们便能感到贯穿全书的是作者严肃的哲理思考。耶舒阿为信念献身，彼拉多落得千年悔恨，柏辽兹无法支配自己，伊万变成另一个人，大师未能进入光明世界，玛格丽特得偿夙愿，怠慢忘身者当众出丑，撒旦对人心进行考验，这一切实质上都在说明一个中心问题：精神支柱对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是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是社会赖以维系的力量。

在这部小说中，布尔加科夫选择悖谬作为揭示世界荒诞性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艺术特色，悖谬是指荒诞文学作家在正反两面之间寻找的那个交汇点。即在真与假之间，美与丑之间，是与非之间寻找作家最能揭示社会现实的那一点进行描写，创造出一种“以假还真”的荒诞文学作品。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独特的“笑”就是在悖谬的峰颠与谷底间展开的。

同时，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把奇异手法创造性地运用于讽刺艺术。他选取最为奇特的现实，把自己的主人公置于最不寻常的外在和心理的处境中，例如他让沃兰德跨越了时空。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他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

讽刺首先是一种纠正的手段。它是用来羞辱人的。布尔加科夫的讽刺作品多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示，羞辱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因此，讽刺的程度越是尖刻无情就越能显示出作者痛切的忧虑和爱心。

《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是这样一部书，布尔加科夫在创作它时打着现实生活的印记，但是遵从现实却不拘泥，而是植根其间又向上延展，构成极富创作特色的一个景观——遵从现实主义原则的荒诞与怪异，这部作品也就以独特的方式，从事实、想象、荒诞的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Zhao Lijun. Creation imagination of Bulgakov[J]. Masterpieces Review, 2008, (22)(Ch).
赵丽君. 布尔加科夫创作断想[J]. 名作欣赏, 2008,(22)
- [2] Ge Run. Bulgakov and master and Margaret[J]. China Book Review, 2008, (8): 102-105(Ch).
葛闰.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8, (8): 102-105.